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第一〇一回 扣局帳陳海秋發標 留夜廂范彩霞中計

卻說阿小妹聽了陳海秋這一番說話，那裡摸得著一些頭腦？隻眼睜睜的看著陳海秋，滿心疑惑。只聽得陳海秋朗朗的對著自己說道：「這件事兒與你不相干，我也並不怪你；都是你們先生一個人的不好。但是今天你既來收帳，不得不和你講個明白。我只問你，你們先生既然掛著牌子在上海灘上做生意，吃了這碗把勢飯，可懂得把勢上的規矩不懂？」阿小妹聽得陳海秋的話風利害，心上也有幾分明白，卻也不便和范彩霞分辨什麼，只得陪著笑臉道：「倪先生有啥勿好格地方末，請耐陳老包涵點……」陳海秋不等他說下去，接著說道：「包涵不包涵的話兒如今不必提他，只講現在的話。講起你們先生來，在上海灘上做生意，拼著自家的身體給客人糟蹋，為的是些什麼？」

無非為一個『錢』字罷了！自從我和你們先生認得以來差不多將近一年光景，酒也不知吃了多少次，和也不知碰了多少場，一古腦兒合算起來，差不多也花了二三千塊錢。像我這樣的客人，老實說，上海地方雖然不少，卻也不多！為什麼你們先生見了我的面總是那一付愛理不理的樣兒，連好好的一句應酬話兒都沒有講過？不要說什麼住夜不住夜了！像我這樣的一個人，又在他身上花了這許多的錢，難道和他攀個相好都夠他不上麼？老實和你講，既然吃到了這碗把勢飯，就有把勢上的規矩。

你們先生在我面上這般模樣，簡直是不講情理，硬欺我是個瘟生！他既然把我當作瘟生，不講情理，我倒今天也要回敬他一下。你們先生要想向我要錢，錢有在這裡，六百多塊錢的帳，一個大錢也不少他的。不要說是六百，就是六千也現成在這裡。

但是要想拿我姓陳的錢，也要有些本領！看他有什麼本領來拿我的錢！」

阿小妹聽了這一大篇說話，心上不由得吃了一驚。要是別個人的帳，幾□塊錢的事情，或者一百八□塊錢，也還不算什麼。偏偏陳海秋這一節的帳，比別節格外多些。明知道范彩霞平日□分揮霍，到了節邊狠有些接濟不上來，專望著陳海秋這一筆錢來抵擋節底下的開銷，那裡經得起這樣一來！呆了一回，只得立起身來走近陳海秋身邊，拍著他的肩膀笑道：「陳老勿要動氣，倪先生一逕搭倪說，客人裡向只有陳老末是個好人。耐勿要纏錯，倪先生搭耐一逕蠻要好，不過面孔浪像煞有點難為情，說勿出留耐住夜格句閒話。陳老耐也總算是倪搭格老客人哉，勿要實梗瞎想心思哩。倪先生吃仔格碗把勢飯，要真真實實樣式，洛裡好做啥生意呀？」

陳海秋聽了阿小妹的一番說話，要是換了別的時候，早已被他說得心動的了。

這個時候卻心上拿定了主意，不肯聽他的話兒，只對著阿小妹冷笑道：「不是這般說法。我以前的時候已經和他說過幾次，要在他那裡住夜，他只是裝聾做啞的不肯答應。我又不是白住不出錢的，為什麼要受這般的怠慢呢？你回去和他講，叫他只顧放心，六百塊錢暫時放在這個地方，到了那個時候自然給他；這會兒叫他不用心焦，就心焦也不中用！」阿小妹聽了，一時也講不出什麼來，只得說道：「依仔陳老格心浪末，要倪先生那哼呢？」陳海秋道：「依著我的心上麼，也不是什麼難事。

我從前再三的遷就他，他卻裝腔做勢的把我這般冷落。如今只要和他轉一個身，叫他收了那以前的架子，到我這裡來自家俯就，也就罷了。你快些回去，把我這番說話和你們先生講個明白，叫他自家斟酌。」阿小妹聽了陳海秋這般說法，知道無可再說，只得快快走了回去。

去了不多一回，阿小妹忽然又趕到謙泰土棧裡頭來，見了陳海秋便道：「倪先生請耐到倪搭去，有閒話搭耐說。」陳海秋道：「這會兒我有公事，沒有工夫。你們先生請我去，料想也沒有什麼要緊話說；如若真有什麼要緊的話兒要和我講，請你們先生自己到我這裡來就是了。」阿小妹見陳海秋一定不肯去，便匆匆忙忙的往外便走。

陳海秋見阿小妹走了，對著章秋谷伸出一個大指，口中說道：「你的主意果然不差，這樣的一逼，等會兒一定自己要來的了。但是他來了，我又怎麼樣的對待他呢？」章秋谷聽了，又細細的教了他許多的法兒，陳海秋大喜，磨拳擦掌的專等著范彩霞來。等了一回，早聽得辛修甫口中說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陳海秋立起身來舉目看時，只見范彩霞扶著阿小妹的肩膀，從對面屏門外面冉冉的轉將過來，那幾步路兒就如風吹楊柳一般，走得□分圓穩。陳海秋見了，故意別轉了頭，裝作沒有看見。當下范彩霞走進房來，先招呼了辛修甫和章秋谷，又半嗔半喜的瞅了秋谷一眼，方才走近陳海秋身旁，低低的叫了一聲：「陳老。」陳海秋回過頭來，把范彩霞打量一番：只見他穿著一身玄色外國紗衫褲，下面襯著一雙藍色緞子挑繡的弓鞋，頭上只挽著一個懶妝髻，春山淡淡，秋水盈盈，脂粉慵施，鉛華不飾，低著一雙俊眼，好像有些不快的樣兒，嬌怯怯的站在一旁，把手扶著陳海秋的椅背，口中說道：「耐啥事體實梗動氣？就是倪有啥勿好末，耐好好裡搭倪講末哉。倪是無啥要緊，耐氣壞仔身體啥犯著呀！」陳海秋聽了這幾句軟軟款款的話兒不覺心中一動，連忙忍住了，淡淡的答道：「你不要和我客氣，像我這樣惹厭的客人，你那裡看在眼裡！」

范彩霞聽了，把一雙纖手握著陳海秋的手，說道：「耐勿要實梗囉，冤枉仔倪，作業格囉。倪一逕搭耐蠻要好，耐勿要聽仔別人格閒話，扳倪格差頭。耐自家賽過像格啞子，一聲勿響，倒說倪……」范彩霞說到這個地方，不覺面上一紅，低眸一笑。

又說道：「故歇勿要說哉，一塌刮子才是倪勿好；今朝請耐到倪搭吃酒，總算倪得罪仔耐，賠耐格禮。故歇就請過去末哉。」

陳海秋被范彩霞自己趕過來輕輕的三言兩語，已經心上岌岌欲動；現在聽得范彩霞邀他過去，便抬起頭來看秋谷的眼色。只見秋谷微微的把頭一點，陳海秋便也答應。范彩霞本來是馬車來的，便拉著陳海秋同車回去。秋谷也有馬車，同著辛修甫同坐一車。一路風馳電掣的到東尚仁來。一刻兒的工夫，早到東尚仁門口。大家下車進去。這番不比別的時候，范彩霞竭力巴結，拼命張羅，就是房間裡頭的人也換了一付樣兒。秋谷見了由不得心中暗笑。當下范彩霞和陳海秋並肩坐在炕上，咬著耳朵說了一回。早見一班娘姨、大姐七手八腳的調開桌椅擺上菜來。原來今天這一席酒，是范彩霞和陳海秋陪禮，專請陳海秋的。范彩霞見碟子排了上來，便問海秋還有什麼朋友。陳海秋還沒有開口，秋谷在旁說道：「我看今天這一席不便請什麼外人，只請了王小屏和陶伯瑰兩人，何如？」陳海秋聽了點頭稱是，當下寫了請客票叫相幫送去。請客的去不多時，客人來了，大家入席暢飲。這一席酒，因是范彩霞專請陳海秋和他陪禮的；肴饌□分精緻。范彩霞慇懃相勸，滿場飛舞，八面張羅，打起了全副的精神，竭力應酬。陳海秋高興非常，大家也都開懷痛飲。

到得酒闌人散的時候，已經差不多有□一點鐘。辛修甫和章秋谷略坐一回，便都立起來要走。陳海秋也跟著往外就跑，卻被范彩霞趕上來一把拉住道：「勿許走，倪還有幾幾化化閒話要搭耐說。」陳海秋故意笑道：「你留我在這裡做什麼事兒？」

我們先講明白了再說別的話兒。要我再像前一次的一般吃你的空心湯團，那是再不上當的了！」說著便又要走。急得范彩霞一手拉住陳海秋的衣服不肯放手，面上卻一陣陣的紅起來。陳海秋故意逼著問他道：「留我在這裡，究竟怎麼樣？我上了一次惡當，再不上第二次的了。」范彩霞聽了，口中實在說不出來，頓了一頓方才說道：「耐格個人，啥格實梗假癡假呆介。」說著，阿小妹也趕過來幫著挽留。陳海秋道：「你講的話不中用，我信不過你的話兒，一定要叫你們先生自己和我講個明白。」

范彩霞到了這個時候，明曉得陳海秋有意作難，無奈生刺刺的講不出口來。又見章秋谷和辛修甫兩個人都望著他嘻嘻的笑，越發不好意思。沒奈何只得把金蓮一頓，對著章秋谷道：「二少幫仔倪留留陳老囉！」秋谷笑道：「我和你把陳老留在這裡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你留住了他在這裡幹什麼呢？」范彩霞聽了又羞又怒，又不敢發作，只瞪了秋谷一個白眼道：「耐也裝起媽虎來哉！故歇倪想起來，總歸是吃仔把勢飯格勿好，真真叫嚙說法。」說著別過頭去，眼圈兒一紅。

章秋谷見了這般模樣，知道作弄得他夠了，便對陳海秋道：「他既然這般留你，你就今天住在這裡也沒有什麼。」陳海秋道：「你不要弄錯了夾壁帳。他那裡是當真留我，不過當著你們的面兒，講句好看話兒罷了。」這一句話說得范彩霞發起急來，對著陳海秋道：「天理良心！耐再要講出實格梗話開來，只好隨耐去說啥格哉！」

倪閒話說到實梗樣式，耐勿聽末，倪也嚙啥法子想！只要耐自家想想，阿對倪得起？」

說著扭過頭去，不覺流下淚來。章秋谷見了，不由得哈哈的笑道：「算算，算了。」

一面對著陳海秋道：「我們先走一步，明天來看你罷。但是你要小心些兒，不要打了敗仗，給他趕到地板上去睡，是與別人相干的。」陳海秋聽了忍不住也笑道：「不要混說。看你這個樣兒，光景是長給人趕到地板上去睡的。」范彩霞聽了也笑起來，拭了眼淚道：「說說末，就要瞎說一泡，真真歪嘴吹喇叭……一團邪氣。」

正是：

酒東燈炮，纏綿午夜之情；送客留髭，宛轉中宵之語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請看下回便知分曉。